



象棋魔咒

| 德 | 罗伯特·洛珥 著

刘兴华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象棋魔咒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08-3126

Robert Löhr

Der Schachautomat

Copyright ©2005 Piper Verlag GmbH, München
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& Culture GmbH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2009 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, Beijing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象棋魔咒/(德)洛珥著;刘兴华译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9

ISBN 978-7-02-006964-4

I. 象… II. ①洛…②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
IV. 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18359 号

责任编辑:欧阳韬

装帧设计:黄云香

责任校对:马云峰

责任印制:张文芳

象棋魔咒

[德]罗伯特·洛珥 著

刘兴华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60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1.5 插页 5

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 978-7-02-006964-4 定价 2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次

一七八三年 新堡	(1)
一七六九年 威尼斯	(4)
普雷斯堡 多瑙河巷	(21)
巴纳特地区	(42)
新堡:下午	(55)
美泉宫	(58)
土恩-霍亨史坦宫	(83)
新堡:晚上	(102)
犹太人巷	(105)
怀德利兹	(124)
格拉萨科维奇宫	(153)
奥林匹克山	(168)
维也纳	(202)
新堡:夜晚	(224)
红蟹药局	(229)
金玫瑰酒馆	(252)

索莫莱恩	(284)
在土耳其人腹中	(298)
新堡:早上	(324)
共济会纯洁分会	(332)
沃克拉桥	(334)
后记:费城	(336)
作者说明	(341)
附录:梅尔策的西洋棋机器	
..... [美]埃德加·爱伦·坡	(344)

一七八三年 新堡

由维也纳前往巴黎的路上,沃尔夫冈·封·坎佩伦和家人在新堡稍作停留。一七八三年三月十一日,他在市场上的客栈中展示那传奇的西洋棋机器:一个穿着土耳其人袍子、精通棋艺的机器人。瑞士人并未热情地接待坎佩伦和他的土耳其人,毕竟新堡侯爵领地的机械师远近驰名,而现在从匈牙利乡下地方来了一名王室的枢密官,一名不靠制造钟表维生,而只把那种技艺当成嗜好的官员,却成功教会了自己的机器思考。一台有智慧的机器,一架由弹簧、齿轮、缆索、滚筒构成的器械,在西洋棋戏中几乎击败了所有的人类对手。和坎佩伦这台非凡的西洋棋机器相比,新堡人的自动机械只不过是一些超大型的音乐闹钟,给有钱贵族打发时间的消遣玩意儿而已。

尽管忿忿不满,西洋棋机器的表演门票仍然销售一空。弄不到座位的人,只得站在成排椅子后面观赏。新堡人想看看这个技术上的一大奇迹如何运转,私底下还期望坎佩伦是个骗子,在他们老练的目光下,识破这个世纪大发明不过是简单的魔术把戏。然而,坎佩伦让他们大失所望。他在表演之前,露出自信的微笑,展

示了那台机械的内部结构，里面不过是个齿轮机组，等到齿轮运转、土耳其棋王开始下棋时，那种动作一看便知是机器在推动。这些自傲的当地人不得不承认坎佩伦是个机械天才。

这名土耳其人一下子便打败他最初的两名对手——市长和新堡西洋棋沙龙的会长，速度之快，令人难堪。坎佩伦这时征求今天最后两局的自愿者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有人出声报名。坎佩伦和观众寻找着那名自愿者，但直到自愿者从退开的观众空出的通道中走出来时，大家才看到他——因为那名男子十分矮小，只略微高过在场人士的臀部而已。坎佩伦退了一步，一只手撑在棋桌上。见到这名侏儒，显然让他吃了一惊，他脸色刷白，仿佛见到鬼似的。

哥特弗立德·诺英曼——这位侏儒之名——也是一名钟表制造师，自行由附近的拉萧德封来到新堡观看西洋棋机器下棋。除了几缕银灰色的头发在脖子后方编成了一束普鲁士式的辫子外，他有一头黑发，和那个土耳其棋王一样有着栗褐色的眼睛，目光严肃，额头上似乎天生就泛着皱纹，眼睛上方的黑眉毛仿佛打从出生便纠在一起。他的身材大约和一名六岁的男童一样，只是显然孔武有力许多，仿佛多具身体绷在一小片皮肤之中。他穿着一件依他尺寸裁制的深绿色长大衣，脖子上围着一丝巾。

诺英曼朝坎佩伦走去时，大厅一阵窃窃私语。观众中没人见过诺英曼下棋。西洋棋沙龙会长征求另一名长于棋艺的自愿者，希望能够和那台自动机器打成平手，却被嘘下台：土耳其人已是战无不胜——但侏儒对抗机器至少还有些看头。

坎佩伦并未帮这名矮小的钟表师傅扶正椅子，像对待之前那两位棋手一样。诺英曼和他们一样坐在设有独立棋盘的另一张桌子旁，好让观众看着土耳其人。坎佩伦一等侏儒坐定，便清清喉咙，要求大家安静专注。诺英曼这时打量着棋盘及面前的十六个

红色棋子，仿佛从未见过这类东西似的，他抬起肩，手掌像孩子般压在座椅上。

坎佩伦的助手透过一个转把上紧西洋棋机器，齿轮嘎嘎运转起来。土耳其人抬起头，左臂划过棋盘，三只手指把一个卒子置在棋盘中央——一如之前两局的开头一样。助手在诺英曼的棋盘上重复那一着，但侏儒没有反应，连头都不抬一下，只继续呆看着自己的每个棋子，仿佛那是他原本以为早已过世的熟人一般。观众开始骚动起来。

坎佩伦正想说话时，诺英曼终于有了动静：他把自己的卒子往前下了两步，直接迎战土耳其人的白色卒子。

一七六九年 威尼斯

一七六九年,某个十一月的早晨,提波·斯卡达奈里在一间没有窗户的牢房中醒来,头痛欲裂,肿胀的脸上有已干涸的血迹。他费力地想在昏暗中找壶水喝,闻到自己破衣烂服上的酒味,让他感到作呕。他倒在干草堆上,背贴着冰冷的铅墙。显然,他生命中的某些经历就是会重复发生——欺诈、豪夺、斗殴、拘留、挨饿。

这名侏儒前一晚在一间小馆子和人下棋赌钱,第一局赢来的钱,被他拿来换烧酒喝,而不是吃一顿正餐。等那名年轻的商人拿两个银币来向他挑战时,他已经醉了。提波下得轻松自如,不过当他弯腰去捡一枚掉到地上的硬币时,那名威尼斯商人却把先前被吃掉的皇后摆回棋盘。提波提出抗议,但商人无动于衷,而他的同伴则一脸幸灾乐祸的样子。最后,他和提波打成平手,在观众的笑声中取回自己的赌金。酒精让提波失去理智,他抓住商人拿着他的钱的手,和那个威尼斯人一起在地上扭斗。提波本来位居上风,直到那商人的一名同伴拿起烧酒壶往他头上砸去。提波仍然清醒着,就算那群威尼斯人轮番殴打他,他也没失去意识。后来,他们把他交给保安,编说这名侏儒下棋作弊,并对他们攻击行窃。保安

把他关进最近的监狱,也就是大公宫殿上方的铅皮牢房。提波那一点钱和自己的棋盘都被没收,但至少他的胸口还挂着那个马利亚护身符。他双手紧抓着护身符,求圣母救他离开这个牢房。

他的祈祷还未结束,守卫便打开他牢房的门,让一名看似显贵的人进来。那男子约莫比提波大十岁,头发呈深褐色,脸庞轮廓分明,额角上秃了一块。他穿着时尚,却未模仿威尼斯人的浮夸风格,一件有着花边袖口的褐色小礼服,同色系的裤子配着高统马靴,再披上一件黑色大衣。他头戴一顶被雨水打湿的三角帽,腰际佩了一把剑,看来不像是个意大利人。提波记得昨晚在小馆子的客人中见过他。这位显贵一手拿着一壶水和一块面包,另一手拿着一副做工精细的随身棋盘。狱卒帮他摆好烛台和他就坐的小板凳。那男人把水、面包和他的帽子搁在提波的卧铺旁,一言不发打开地上的棋盘,开始摆放棋子。等到狱卒离开牢房,关上门后,提波再也按捺不住,出声问他对面的男人。

“您找我要做什么?”

“你会说德语?那很好。”他从自己的背心拿出一只怀表打开,搁在棋盘旁。“我想跟你下一盘棋。如果你在一刻钟之内击败我,我会付了你的赎金,你便可出狱。”

“要是我输了呢?”

“要是你输了,”那男人摆好最后一个棋子后回答,“我会很失望……那你只好忘记曾经见过我。不过,我建议你:击败我,因为没有其他的机会了。卡萨诺瓦事件^①后,这里的看守更加严

① 卡萨诺瓦(Casanova, 1725—1798),意大利人,十八世纪欧洲著名的情圣。一七五五年七月,卡萨诺瓦被控施行巫术而遭逮捕,关进威尼斯的铅皮监狱。他未经审判,被判五年刑期。一七五六年十一月一日,他逃出这座据称从未有人脱逃过的监狱。

密了。”

说完这些话，那名陌生人把自己的马下在兵卒之前。提波看着棋盘，注意到自己的棋列中有一个缺口——少了红色的皇后。提波抬头，那名显贵注意到他的问题，拍了拍皇后所在的背心口袋。

“有皇后就太容易了。”

“但没了皇后，我该怎么……”

“那是你的问题。”

提波下出自己的第一步。他的对手立刻回击。提波下了五步快棋后，才有时间顾到喝水和吃面包。那名显贵步步进逼，懂得利用数量上的优势重创提波的棋子，逐步联合自己的兵卒攻向提波的地盘。不过，提波并未屈居下风，对手思考棋步的时间愈来愈长。

“您这样想棋步会浪费我的时间。”怀表上过了五分钟时，提波抗议道。

“所以你得下得更快。”

提波果然下得更快：他跃过白卒子的阵线，把国王逼入死角。五分钟后，提波看出自己会赢。他的对手点点头，放倒自己的国王，靠到小板凳上。

“您认输了？”提波问。

“我弃子投降。你很清楚我不可能反败为胜的，那我还不如好好利用你在牢里的最后五分钟。”

“恭喜你，你下得真好。”他朝提波伸出手。“我是普雷斯堡的骑士沃尔夫冈·封·坎佩伦。”

“普洛维萨诺的提波·斯卡达奈里。”

“很高兴认识你。我想和你谈个交易，提波，但我得先从头讲

起。我是奥地利与匈牙利帝国特蕾莎女皇殿下的枢密官。自从我在殿下宫中任职以来,被委以许多工作,且都能达成,博得殿下欢心。不过,这些都是其他优秀人士亦可胜任的工作,我想做些不一样的事,一些能让她对我刮目相看的事……说不定甚至能让我永垂不朽的事。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?”

坎佩伦等提波点头后,继续说道。

“几周前,法国物理学家尚·佩雷提耶在宫里竭尽所能展示了自己的几个实验:磁学的把戏,那些在纸上自行移动的针和钱币,仿佛有只隐形的手在操纵似的,还有突然竖立起来的头发等玩意儿。弗朗茨·安东·梅斯美^①医生已靠着自己的磁学知识治疗人类……然后那个装神弄鬼的法国人跑来,拿他那些戏法夺走我——和女皇的宝贵时间。表演一结束,泰瑞莎殿下便问我对佩雷提耶的看法,我直言不讳,告诉她科学已经进展神速,表示自己虽不像佩雷提耶那样出身学院,却能提出一套实验,让佩雷提耶的表演看来像是魔术戏法。她当然感到好奇。她把我的话当真……暂免我半年的公务,让我准备这个实验。”

“是什么样的实验?”

“那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,但我准备制造一台特别的机器。你得知道,我不只是一名枢密官,我也懂得机械方面的知识。我原本想为女皇制造一台能够说话的机器。”

“这是不可能的。”提波不由自主反驳道。

坎佩伦骑士微笑着,摇了摇头,仿佛在提波之前已有许多人如此反应似的。“当然可能。我会为这世界造一台能和人类一样清

^① 弗朗茨·安东·梅斯美(Franz Anton Mesmer, 1734—1815),发现所谓的催眠术(animal magnetism),这种透过磁力进行催眠活动亦以其名称呼(mesmerism)。

楚说话的机器，而且涵盖世界上的各种语言。但是半年要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实在太赶了，这我也明白。这点时间连收集各种材料来实验都不够，而女皇可是不能被晾在一旁等的——所以我会造另外一台机器。”坎佩伦拿出自己背心口袋中的红色皇后，和其他棋子搁在一起，“一台西洋棋机器”。

坎佩伦享受着提波疑惑的目光，继续说道：“一台会下西洋棋的自动机器，一台能够思考的机器。”

“不可能。”

坎佩伦大笑，同时从自己的背心拿出一张纸打开。“你刚刚已经说过了，而且也说对了。一台机器绝不可能下棋，理论上是可行，但实际上……”

他把那张纸递给提波，上面画着一个人，坐在一张桌前——那比较像是一个五斗柜，开了几扇不同的门。他的两条手臂搁在桌面上，中间摆着一个棋盘。

“这是这台机器的样子，”坎佩伦解释。“由于他不能自行运作，所以需要一个人脑。”

一想到这点，提波就感到毛骨悚然，坎佩伦再次大笑。“别怕，我不会锯开任何人的脑袋。我指的是，有人从里面操纵这台机器。”坎佩伦的手指指着密合的五斗柜。

提波现在终于明白这位匈牙利骑士为什么找他并跟踪他，为什么他会到这里来，对他亲切无比，并准备赎他出狱。坎佩伦双臂抱胸。提波还没回答之前，便已摇头。

“这种事我不会做。”

坎佩伦举起双手安抚着，“慢点来，慢点来，我们都还没谈条件呢。”

“什么条件？这是欺诈。”

“这和把几块铁磁化，然后说是‘磁力’，一样都是欺诈。”

“你不该说谎。”

“如果你要跟我谈《圣经》，那你也不该赌钱。”

“大家会检查机器，揭穿一切的。”

“检查，没错，但他们会一无所获。这是我的工作。”

提波还是不愿相信，但却找不出其他的理由。

“在女皇面前表演一次，”坎佩伦说，“接着我便毁掉这台机器。就算再轰动的大事，在这个时代也只是昙花一现。我只想让特蕾莎女皇留下一次深刻的印象，我就可以平步青云了，接着她便会赞助我的其他计划。等到我的说话机器推出时，西洋棋机器已是明日黄花了。”

提波打量着机器的草图。

“听好，我开给你的条件是：报酬优渥，并且直到表演之前，吃住无虞。你会在女皇面前下棋，甚至有可能和她对弈。这应该不是什么问题。”

“这事不会成功的。”

“假设真的不成功，那你又有什么好怕的？大家大概会谴责我，但你呢？你可以拿了钱开溜，你只会赢不会输。”

提波沉默了一会，跟着看那怀表。时间已过，“要是我不干的话……您是不是不会帮我付赎金？”

“我当然会付，我说话算话。我也向你保证，我们的西洋棋机器将会空前成功。”

提波小心翼翼折好草图，递还给他，“多谢，但我不想骗人。”

坎佩伦直视提波的眼睛，直到他撇过头去，才收下那张纸。

“真可惜，”坎佩伦说，并开始收拾棋子，“你错过了分享大事的绝佳机会了。”

坎佩伦还站在大公宫殿的台阶上，就草草地辞别，告知提波他的客栈名字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提波看着他消失在圣马可广场上。从那名匈牙利人的态度来看，提波只是这个奇特任务中的候选人之一。

雨又开始下了，是场十一月绵绵不断的冰冷毛毛细雨。提波穿过空荡荡的巷子回到位于圣坎奇安诺运河的那间小馆子，老板和两名女侍还在忙着清理。老板并不高兴再见到他这个捣乱者，只告诉提波那名商人拿走他的赌金以及西洋棋当作纪念。提波一打听起那名威尼斯人的名字和住址时，老板便把他撵到了门口。

提波站在小馆子前淋着雨，拿不定主意，直到那两名女侍把头探出门口。其中一位说，她们会告诉提波那人的名字和住址，但她们想看一眼他的下体，算是回报，因为她们昨晚已在猜想，是不是侏儒的那个家伙真的比一般男人来得大。提波说不出话来，但他没有其他选择。没了自己的西洋棋装备，他真不知如何是好。他确定只有她们两人在场，便赶紧露出他的下体。女侍们看得入迷，笑出声来，于是提波便拿到了那个住址。

那天剩下的时间，提波都守在房子前。雨水就快让他全身湿透，不过这种天气也有好处，一般市民，特别是保安，经过他身边时，都不会留意他。在自己的兜帽下，他和个迷失的小孩没有两样。

提波不得不挨到晚上那名商人出门时。他穿着一件鲜艳的礼服，外头披上黑色的斗篷，戴着一顶有羽饰的帽子遮雨。提波跟着他，保持适当的距离。尽管下着雨，那名威尼斯人身上芬芳的香水依然浓郁，提波蒙上眼睛都不会跟丢他。等他们过了几条街区，提

波靠了过去。那名商人再次见到这位侏儒，吃了一惊，随即一手摸向剑把，确认自己长剑在身。他没有止步，提波吃力地跟着他。

“滚开，你这怪物。”

“我想要回我的赌金和我的西洋棋。”

“我虽然不知道你是怎么离开铅皮监狱的，但我可以立刻再送你回那里去。”

“您才该被关起来！把我的棋子还我！”

那名商人伸手到自己的斗篷中，拿出提波的西洋棋，“是这个吗？”

提波伸手去拿，但那名威尼斯人不让他够着，“我现在要和我的宝贝下几盘棋。我们虽然有自己的西洋棋，一套是锡制品，一套是相当珍贵的大理石棋子，但这个，”他晃了晃提波破旧的西洋棋，棋子在里头嘎啦作响，“依我看呢，倒是会让气氛变得有点粗野。”

“我要靠这套棋过活！”

那名商人把棋塞了回去，“那样更好。”

提波扯着那人的斗篷。那名威尼斯人很快挣脱，拔出自己的剑，对着提波的喉头，“要是我刺死你，所有的唯美主义人士都会感谢我，所以不要给我任何借口。”

提波举起双手示意他不要激动。那名威尼斯人把剑插入剑鞘，大笑离开。

等到那名威尼斯人在夜晚结束前离开他情人的屋子，循原路回去时，提波足足有八个小时来想象那两人在美食、美酒与丝枕的温暖怀抱中，下着半调子的棋，然后做爱，并不断取笑那个喝醉被殴的侏儒，说他这时衣服湿透，无处栖身，只想着拿回自己那副破烂的西洋棋。提波已经准备好了，在那名威尼斯人的回家路上，有

一条运河旁的窄巷子，躲在一栋新屋的建筑材料间。他找到一条绳子，把一端系在运河边一个装着砖瓦的篮子上。

等那名商人沿路走来时，提波拉紧绳子。他的敌人摔倒在地，提波立刻跨在他身上，把他双手绑在背后。提波从未偷窃过，只是想拿回属于他自己的东西，他甚至愿意放弃赌金。等那名商人明白发生什么事后，便开始大声求救。提波一手捂住他的嘴，另一手从斗篷下把那副西洋棋抽了出来。然而，那名威尼斯人跟着直起身子，把提波从他背上摔脱。那副棋掉到地上散开，棋子散落在青石地上，有几个掉落运河水中。

那名威尼斯人动作比提波快，由于手臂仍被绑着，便狠狠踢了提波一脚。侏儒往后倒下，背撞上装着砖瓦的篮子，整个篮子便从河边翻落到运河里。那根绳子绷紧，拉着那名被绑住的商人越过人行道。当他被砖瓦的重量拉往运河中去时，他吃惊大喊。提波挡在他面前，也被一同扯进水里。

提波还没沉下去，就已开始像狗一样游了起来。那名商人在水里猛地踢了他一下，他的衣服一下子就全部湿透，往下扯着他。他的头撞到一堵墙，便沿着墙面往上蹿，等到再冒出水面后，他吐出味道恶心的运河河水，紧攀着墙面的一个突出部位。

他喘了几口气后，才发现那名商人没跟他一起浮出水面——怎么可能呢，砖石和绳子把他固定在河底了。提波一动不动地看着波浪和冒出的气泡逐渐消失，跟着水面上蹿起最后一串气泡，然后一切复归平静，只剩下提波的喘息。

提波沿着墙来到最近的梯子，途中脚还踢到那名溺毙者的头。这个碰触让他感到惊骇莫名，以为死者随时会抓住他，拖他下水。他抓住梯子的横木，爬出水面。

提波一回到坚实的地面，便盯着黑浊的运河河水看。他以为